

简单的幸福

■竹林小贤

晚饭后，在客厅里和儿子打球。

“妈妈，咱看书去吧？”儿子举着球正要向我传过来，却蓦地停了下来，不待我回答，就一路小跑进了卧室，球被他随手扔在了一边。

爱人正斜歪在床上看电视，我抢先一步跳上床，顺着爱人的方向就势躺下，把胳膊搭在了他的肩上，回过头，冲着儿子傻乐。

儿子爬上床，将拖鞋用脚只一挑，便一个飞了出去，然后急急忙忙地跨到我的身边。

“妈妈，你别趴在老爸身上，你趴在我身上吧！”儿子弱小的身子挤在了我和爱人的中间。

“什么？老——爸？你跟谁学的啊？”

“丽莫就是这样叫的。”

我笑了。丽莫就是《海底总动员》里的小主人公尼莫。

“那你叫我什么啊？”

“老——妈——”儿子拉长了声音又叫嚷起来。

“好好！宝贝长大了呢！”我把手挨了挨儿子。

谁知，他却一翻身又整个儿地趴在了我的身上，用胳膊搂紧了我的脖子，小脸也贴在了我的胸脯上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！我想你了，妈妈！”

我闭上了眼睛，感受着他一起一伏的心跳，疲惫得近乎瘫软的身子此刻也软绵绵的，享受着这种幸福的感觉！

我觉察出儿子的身子动了动，他在试图掰开我的眼睛。

“妈妈，我看看你的眼睛！”他终于把我的右眼睑打开了，“妈妈，你的眼红了。以后，不要再用手背揉眼睛了，有病菌！”

我连连点头：“你还看到了什么？”

他的头又靠近了一些，鼻子几乎贴着我的鼻尖，一双圆溜溜的瞳孔凝视着我。

“妈妈，我看到了宝宝！”他惊喜地大叫起来。

我也看到了自己，透过那两潭清澈的泉水。

“该看书了，儿子！去，自己选本书去！”我提醒他。

他站起身，跳过床上杂乱的衣物，在床头柜上翻啊翻，终于找到了一本书。

“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喵喵喵，开着警车开着警车呜呜叫，小小老鼠小小老鼠哪里逃，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消灭掉！”他唱开了。于是，我知道了他选的是《黑猫警长》。

“儿子，你刚才的儿歌唱得可真好听，我帮你记下来明儿写到电脑上好不好？”

他很高兴。
“把你黑猫警长的故事先给妈妈讲一遍，待会儿妈妈再给你讲一遍，好吗？”

“有一天，黑猫警长坐在沙发上，喝水，看报纸。‘零零零——’电话响了……”他津津有味地讲了起来。

该我了。

“妈妈，你讲吧，慢点儿讲。我也给你记下来，明天你还可以看一看！”说着，他就又爬到床头柜上找到了纸和笔。

我愉快地答应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一个字也没有学过的小孩子该怎样记录！

明亮的灯光投射下来，照在儿子全神贯注的小脸上，穿过长长的睫毛，在他的脸上形成了两个圆圆的柔和的弧线。他紧紧地握着笔，在纸上认真书写着，不时停下来等着我的进度。

故事讲完了，他也记完了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，我写得好不好？”他炫耀似的把笔记拿给我看。

哇，这是怎样特殊的速记符号啊！有的像句号，有的像蝌蚪，有的像是挤作一堆的弹簧……不过，虽说每一个个体都很乱，但是，一个个却很整齐地排列着，一行行地铺满一大张。

“真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乱七八糟的符号！”我下了评语。

“不行，这不好听！”

“我该怎样说呢？”我饶有兴趣。

“真好，写得不错！你应该这样说。”儿子向我翻了一个白眼。

我只好重复了一遍：“真好，写得不错！”

“咱看《弟子规》吧！”这次，他竟主动提了出来。看来，他的兴致的确不错，他一向不太爱看《弟子规》的……

其实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！

(作者博客：<http://user.qzone.qq.com/87455827/blog/1383500074>)



钱到底是谁丢的

■刘艳杰

出租车司机小李，接连几天失眠。不知是哪位粗心乘客，竟把三千多元现金丢失在他的出租车内。事情整整过去了两天，小李毫无主失的任何消息。

小李思忖，临近年关，失主肯定急着用钱，得赶快想办法把钱尽早归还失主。

第二天，小李发誓破例不载客，直至寻到失主为止。

小李叮嘱完妻子，后脚紧跟前脚迈出妻子的病房，一支烟工夫，出租车便停在了明道宫旁(这里来往的人多)，三两下，把告示贴到车前门上。

告示一贴出，小李和他的出租车瞬间被南来北往的人围了个半圆。很快有个跛脚妇女笑容可掬地蹭近车门说，钱是我的。小李急不可待走下车，正打算细问跛脚妇女丢钱的一些细节时，穿着光鲜的一男一女两位年轻人蹿到跛脚妇女前面。男的一本正经地说，钱是我丢的。女的忙搭茬，手指着男的，朝大家说，钱真的是他丢的。跛脚妇女感觉情况不妙，急了，张口指责女的，你不要瞎胡说，这钱明明是我丢的……小李说，你们都不要再说了，谁是谁非我问你们几个问题，就知道这钱到底是谁丢的。

这时，突然又从人群里冒出一老一少。

老的说，钱准是我丢的。

少的说，我可以拿我的人格作担保，谁也别想夺走我丢的钱。

小李记不清他们当中的哪位最近几天坐过他的出租车。

停停停，你们不要再争吵了！这钱到底是自己的，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！你们各自说说是什么时候丢的钱。

老的抢先说，前天下午，大概三点左右吧。少的瞟一眼老的，说，反正就是前天下午，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楚了。

男的看看身旁的女的说，不对，是昨天下午，应该是四点左右。

跛脚妇女打量着一老一少一男一女，说，我敢保证就是前天下午，具体几点几分我哪能记住？

小李再问，当时你们把钱装在了什么里面？少的不假思索地说，钱装在一个纸包里。

男的撇了撇嘴说，钱裹在一个皮包里。

跛脚妇女颤颤脚说，钱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。

老的目不斜视说，钱装在一只袜筒里。

小李继续问，这三千多块钱面额都是多大的？

跛脚妇女一口咬定说，都是一百元的。

男的也不甘示弱，当然都是一百元的。

少的踌躇片刻说，有两张是五十元的，其余都是二百元的。

老的沉思片刻说，有十张是十元的，十张是五十元的，其余全部是一百元的。

小李长叹一声，从出租车里取出一只鼓囊囊的袜筒，恭敬地递给老人。

小李看着一男一女一少和跛脚妇女，微笑着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咱的，给也不要，丢失钱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丢掉道德。

一男一女一少和跛脚妇女，低着头，灰溜溜地逃走了。

(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2815740754>)



玫瑰花儿开

■郁秋英

昨晚还是花骨朵，今早，却已呈现出将要盛开的模样。

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支玫瑰，也是这么多年来过的第一个情人节。

先生是一位不会浪漫的人，踏实、本分，诚恳、贴心。和他一起度过了二十多个温馨的岁月，朴实、平淡的日子里很少出现浪漫的成分，尤其是伴着玫瑰的浪漫，这是仅有的一次。拿到玫瑰的那一刻，小心脏真的是“咚咚”跳了两下，感动？激动？还是只是“咚咚”？

昨天，大哥一家从外地回来，我们极盛情的邀请，四处洋溢的亲情、团圆的氛围让哥嫂决定晚上不回去了，于是，大哥一家四口，我们一家四口，弟弟家三口，热热闹闹地度过了温暖、开心、幸福、难忘的一天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拿出烟花到街上去放，儿子负责点放，其他人也都捂着耳朵，瞪着眼睛，仰着脸，欣赏着烟花的绽放。美丽、绚烂、多彩，如那时的心情，也如观花时的笑容……

这边烟花刚结束，就看见哥嫂在说着什么，近前一问，才知嫂子仰脸赏烟花的同时，看见了街对面的花店，灯火通

明，似乎还有几个人在里面忙碌着。

“情人节！”这三个字瞬间在脑海闪了一下。虽然从来不过情人节，但电视、电脑可是时时在提醒着人们“情人节”这个概念。

于是乎，我们几个来到对面的花店里，三四个花店员正忙着包裹一束束的玫瑰花。我负责选花，我们妯娌三个一人一枝红色玫瑰，一人一支“蓝色妖姬”，老公负责结账。或许是兴奋，抑或是惊喜，又或者是感叹吧，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这可是俺过的第一个有玫瑰花的情人节啊！”一位女店员接了一句话，把大家都给逗笑了：“第一次有玫瑰花，还是你自己买的！”“呵呵，这卖花的朋友，看透别说透嘛，说得俺怪不好意思的。俺的脸可就要红了……”此话一落地，满屋便响起爽朗的笑声，清脆在寂静的夜空。

欢乐的笑声，灿烂的笑脸，深情的玫瑰花，浓浓的亲情，幸福和谐、团圆美满的气氛在悄悄地蔓延……

玫瑰花儿开，香气飘飘来，欢喜、温馨盈满怀……
(作者博客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2907073657>)

房子·院子·娘和嫂子

■尚纯江

分地那年，家里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，一亩小麦打了五百多斤。家里喂的两头猪长得膘肥体壮，鸡鸭成群。

娘对大说，咱家该垛院墙了，看这鸡呀猪的，别叫人偷了。

大那天午饭时刚从窑厂回到家，说，中啊。

下午，大就在家庭会议上下达了命令。

大姐早就想把院墙垛起来，说，一个家没有院墙哪像个家？

这天夜里，大姐带着我们姐弟几个拿着铁锨拉着架子车到大沟岗子拉土。

大沟岗子是村西太平沟的沟堤。太平沟从很远的西北一路蜿蜒而来，在南沟湾蜿蜒东去，注入惠济河、涡河、淮河，流向长江。幼时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在里面游泳、嬉戏。

此时，月光下的桃树林在夜风的吹拂下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蝉和秋虫鸣叫正欢。沟里，水草丰茂。青蛙在水一样的月光里唱着千年不变的歌。秋夜的景色迷人而安详。

我们无心欣赏这些景色，紧张地劳动着。

拉了几天，家里的土已堆起高高的一堆。下一步就是垛墙头了。垛墙头要先和泥。堆起一堆土，撒上碎麦秸，浇上水，把土洇透了，用脚使劲踩，用抓口反复搂。只有这样和的泥才结实好用，垛的墙才牢固。

和好泥，娘问大，摆不摆几层碱角(砖砌的墙基)？

大黑了脸，说：不摆！哪来的钱买砖头？

娘说，你在窑厂当厂长，不能赊点？

不中！大扬起垛墙又开始垛墙。大也不想摆几层碱角，但他不想赊砖头，他怕坏了厂里的规矩。那时，我家五间老屋都是土草房，上面没有一片瓦。

娘知道说不动大，也挥叉垛墙。

人多力大。几天时间，院墙垛成了，院门盖成了一个小门楼。

从此，我家才像家的样子：三家堂屋，两间厨房，一间门楼。虽是土墙草房，倒也遮风挡雨。每当回到小院，我就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气息四下里氤氲开来。

娘说，啥时我住上带砖院墙的砖瓦房，就满足喽。

娘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砖瓦房，住在砖墙的小院里。娘说，过去大地住住的就是混砖到顶的房子。眼下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娘对未来的生充满了向往。

意想不到的是，娘在一次意外中去世了，大因此辞去了窑厂的工作。三个弟弟由父亲、大哥和我分别抚养。长嫂为母，大嫂从此接过了母亲的重担。

在大嫂的照顾下，我们兄弟分别成家立业，有了稳定的工作。大嫂说，不能让咱再住草房了，该翻盖房子了。

那年，我们拆了老屋，把草房子翻盖成带出厦的五间砖瓦房。西头那间是洗澡间，安了太阳能热水器；大的房间里安了空调、彩电。院墙砌成了砖院墙。院门盖成了大门楼：暗红磁片贴成的对联映照着红漆漆就的铁门很是好看。

大嫂望着落成的新房和院子，动情地说，娘啊，你吃了一辈子苦，却没有住上带砖院墙的砖瓦房。如今，你的愿望实现了，你却去了。我们兄弟潸然泪下。

可在那一年，大嫂也走了。大嫂像娘一样积劳成疾，得了癌症，走了。她走的那天，住在老家的新房子里：她的棺椁停放在堂屋里，我们兄弟像送走娘一样送走了大嫂。

嫂子躺在黑漆棺椁里，在新房子里只住了一天，就和娘住在一起。

我想，大嫂见了娘，一定会说，娘，咱家盖了新房子，砖瓦房，砖院墙。

每次回家看望大，看到家里的房子、院子，我就想起老房子老院子，想起娘想起嫂子。

(作者博客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69af39790101d6lo.html)